

墨子「尚賢」有缺陷 宋志堅

讀《孟子》時，頗有儒墨兩家水火不容之感，讀《墨子》時卻覺得儒墨之政見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孔子說的「政在選臣」與墨子說的「尚賢者，政之本」，就是典型的例證。對賢能之才，孔子重於「選」，墨子重於「尚」，他們都很重視選賢任能。墨子「尚賢」，能上能下，「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意思至今依然相當鮮活。墨子「尚賢」，唯賢是舉，不論貴賤、遠近與親疏，又與儒家之「親親」有別。

墨子「尚賢」之「尚」，有尊重、推崇之意。墨子不玩虛的，其「尚」大有內涵，叫做「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說白了就是高官厚祿，任事放權。在他看來，爵位不高，別人對「賢」不會敬重；俸祿不厚，別人對「賢」不會信任；權力不大，別人對「賢」不會敬畏。（參見《尚賢》上篇）「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參見《說苑》）這三條雖然都是管仲自己提出的，齊桓公都答應了，也是「尚賢」的實際行動。三王五霸都有「尚賢」之長，齊桓公也在其中。不知墨子或墨家後學寫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時，是否受此啟發？

倘若以今論古，墨子「尚賢」，難免有其缺陷。

準確地說，墨子「尚賢」乃是墨子的一種主張，「尚賢」的主體不是墨子，而是「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即當時那些諸侯國的君主。「尚賢」的前提是識賢，即使君主們都懂得「尚賢」的重要性，是否真的識賢還是個大問題。賢與不肖倒置之事歷來就有，這原因就在君主本身的局限——有視野的局限，能夠看到的大多是自己身邊的人，隱於江湖沉入人海之「賢」，很難為其所知；有見識的

局限，總是以自己固有的觀念去衡量人之賢與不賢，大凡突破其觀念之「賢」，往往視而不見而很難為其所識；有胸襟的局限，因為直抒己見觸犯其自尊或禁忌之「賢」，更難為其所容。

墨子有一個美好的設想，因為君主「尚賢」，賢者既有高官厚祿，又有權勢地位，所以國人爭相為賢。因為國君任人唯賢，「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富者不再恃富，貴者不再恃貴，近者不再恃近，親者不再恃親，全憑自己努力為賢。（參見《尚賢》中篇）但墨子沒有意識到，人家骨子裏圖的是高官厚祿、權勢地位，「賢」只是獲取高官厚祿、權勢地位的一種手段。刻意而為之「賢」，難免有虛偽欺詐與沽名釣譽之嫌。古往今來，為高官厚祿、權勢地位而「賢」的就不乏其人。

墨子所謂「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意思當然不錯。有職無權，難成其事，歷來如此。即使當代改革，也有「鬆綁放權」之舉。但他偏重權大之利，忽略權重之害。權力可以用來為國謀事，為民造福，也可用來橫徵暴斂，濫殺無辜。在中國歷史上，大權獨攬權傾朝野的，哪一個不會禍國殃民？就算「尚」的都是真賢，進入權力場後也多有變數。即使只是片刻心術不正，一時頭腦發熱，也都能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

不妨就近而論，《尚賢》下篇設喻：「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賚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墨子以為如此這般，便必能使「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從而使一國之士皆習射御，並以此說明君主「尚賢」而能使一國之人皆賢。虧得這只是一「喻」，倘若他真有無限權力發布並推行這樣的政令，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不能「射御」並非罪惡，你用如此強權「罪賤」他，其本身就是暴君酷吏之所為，何「賢」之有？你用強權迫使一國之士皆習射御，暫且不說侵犯人權，這種國家的發展豈不畸形？

如此看來，選賢任能固然重要，以「尚賢」為治國之根本，卻是很不靠譜。

斯睿德的漢字情緣 言北仁

互聯網上有一個叫「Chinese Etymology」的網站，是一個叫斯睿

德（Richard Sears）的美國人創建的。該網站自一九九四年創建到今天已經運營了二十多年，其中有無數次的更新，為外國人了解漢字源和學習漢字漢語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受到網友的極大好評。斯睿德被網友親切地稱為「漢字叔叔」。實際上，斯睿德今年已經六十五歲了，是名副其實的「漢字爺爺」了。

也許很多人想不明白，一個美國人為什麼要創建一個漢字網站呢？不客氣地說，在中國如果不是一個學有專長的漢語學家，也難以創建這樣的網站。事實上，在中國不僅沒有漢字愛好者、也沒有專家學者創建這樣的網站，因為要創建這樣的網站不僅不能怕麻煩，還需要有對漢字學習研究的極大興趣和愛好，更要有一種精神。而現在的中國大學生幾乎沒有對中國文字學、訓詁學、聲韻學感興趣的人。但是，斯睿德對中國漢字感興趣，並堅持下來了。興趣愛好有很大的力量，如果不是興趣愛好，斯睿德對中國漢字的研究不會堅持到今天，他的「Chinese Etymology」網站也不會更新到今天。

要把「Chinese Etymology」網站堅持下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對斯睿德這樣的美國人。中國字源學不僅博大精深，而且有點枯燥乏味，即使是中國人，對於漢字的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也是「熟悉的陌生人」，也少有研究者，更何況斯睿德還是一個美國人呢。

但在「Chinese Etymology」網站上，斯睿德對幾千個漢字進行了字源分析，還給出了英文釋義，有的漢字還列出了部分普通話、粵語和上海方言的語音資料庫。可見斯睿德為此付出了不少心血，斯睿德幾乎把自己的全部時間和金錢都交給了「Chinese Etymology」網站，二十多年來，斯睿德幾乎把時間都花在了中國漢字研究和字源網上；同時斯睿德把自己的積

蓄都花在了「Chinese Etymology」網站上，甚至為此還一度貧困潦倒，連伺服器的租賃費都沒有，還得向網友募捐。

斯睿德的心血沒有白費。從二〇一一年起「Chinese Etymology」網站的訪問量飛速上漲，現在網站在瀏覽量高的時候一天能達到五萬人次，低的時候每天也有近二萬人次。但他除了網站，幾乎一無所有了，房子沒了，先後兩任夫人離他而去，有的朋友還把他稱為「瘋子」。而且，他先後進行過四次心臟手術，做了三個支架、四次搭橋。就是在這樣一種境況下的斯睿德，也沒有降低自己的人格，也沒有像國內某些人那樣「利益至上」。網站需要維護經費，可以說是需要廣告收入支持的，但斯睿德堅持不需要賭波、色情網站的廣告，他需要的是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廣告。現在斯睿德這樣的人少了，不只是美國缺，就是中國也缺斯睿德這樣一生堅持只做一件事的人。

正如專家所言，認真追究起來，從學理上看「Chinese Etymology」網站還存在很多不科學的地方，如網站裏漢字的排列多是雜亂無章的，從裏面文字的演變並不能看出時代的先後順序。但是，「Chinese Etymology」網站是有實用性的，網站不僅有利於人們學習漢字，隨着中國的開放和強大，也為外國人學習漢語、了解中國作出了巨大貢獻。雖然「西方人對中國漢字的研究遠遠不及中國學者」，但我們不能輕視他們，比如瑞典漢學家林西莉的著作《漢字王國》在瑞典一經問世，便獲得瑞典國內最高文學獎「奧古斯特獎」。而且，外國人研究漢語對漢字在西方的推廣和普及外國人學習漢字，有着重要的意義，其中可能有我們自己研究難以達到的效果。斯睿德等外國研究漢語人員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斯睿德為什麼能創建並堅持「Chinese Etymology」網站更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我們希望中國的漢語專家能幫助斯睿德完善「Chinese Etymology」網站，傳承漢字文化，保護好漢字，讓「Chinese Etymology」網站發揮出更大更好的作用。

▲陳忠實（前排左一）為讀者簽名的資料圖片
新華社

在高山頂上——致祭陳忠實先生 吳克敬

往事 鈎沉

一部《白鹿原》讓陳忠實先生兀兀地站在了高山頂上。

二十多年前，《白鹿原》的出版，是中國文學史發展上一件壯麗的大事。當時，我捧讀了一遍《白鹿原》後，不能自禁地又連讀了兩遍，每一遍閱讀的時候，還要忍不住把讀過的部分，再翻過來重讀，有幾個晚上，到我極為不捨地合上書準備睡去時，卻發現窗戶上已透出亮白的曙色……我追憶我的閱讀經歷，沒有哪一部作品，能如《白鹿原》一樣吸引我，讓我徹夜不眠，不讀透不能釋手。

我把文學創作放在心上的我，就這麼不講理由地敬仰上了《白鹿原》，同時更敬仰上了《白鹿原》的作者陳忠實。但我知道，這不是開始，也不是結束，這將是我熱愛文學的心，要始終堅持的事。在《白鹿原》之前，我就興沖沖地讀到過陳忠實的《信任》、《康家小院》、《初夏》等不少中短篇小說。

說實話，我不是個好讀書的人，而且我的時間也不允許我把能拿到手的書都讀一遍，我是有選擇的，選擇我喜歡的作家，發現或是聽說了他的作品，就一定要找來捧在手上讀他一個透。陳忠實無疑是我喜歡的一個作家，所以我就特別喜歡閱讀他。那麼，我為什麼喜歡他？並為什麼喜歡閱讀他？到我靜下心來寫這篇短文時，梳理了一下，好像有千萬條理由，但要讓我想清楚，明明白白地說出來，我又一條理由都說不出來。這叫我氣餒，惱自己不是一個文學評論家，不過我知道，熱戀的情人，一個愛着一個，為什麼愛？他們一定如我喜歡閱讀陳忠實一樣，也說不出他們愛的理由。好像是，世間能說明確的喜歡，就不是喜歡了，同樣的道理，世間能說明確的愛，也就不是愛了。喜歡是糊塗的喜歡，愛是糊塗的愛，因為糊塗，所以珍貴。

我如此詮釋我喜歡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可能沒多少人贊同，因為連我自己都特別不能苟同，但我經歷了一次文學活動，十幾個來自不同省份不同領域的作家朋友，在貴州一個叫貞豐的縣裏采風，晚上在一起吃西瓜聊天，不知是誰扯起的話頭，論說起了百年中國的文學，要大家說出各自心裏最有分量的一部長篇小說，結果是，所有的人都說了《白鹿原》的名字；下來又報第二部長篇小說，分歧就來了，不過還較集中，是四川籍作家阿來的《塵埃落定》；下來再報第三部長篇小說，各人報的名字各不相同，完全評不到一塊兒。這個聊天式的評選，是不是我喜歡陳忠實和他的《白鹿原》的理由呢？我想一定是了。

然而，僅有這一條理由夠嗎？我知道



▲陳忠實為人質樸、真誠、執著、倔強
中新社

是不夠的，我們從他的身上，應該還能找到喜歡他、熱愛他的一些理由，譬如他的質樸，他的真誠，他的執著，他的倔強等，這許多特質，在他人的身上也許都存在着，但我認為，都不及陳忠實來得徹底，來得通透。

回想我和他交往三十餘年，酒是喝過一些的，但大多時候，都是會議上的酒，很少私人間的杯來蓋去。我這麼說，不是想要借陳忠實的大名，為自己張目，而是要說我和他的情誼，僅限於我對他的喜歡和熱愛上。有一件事我一直記着，一次作協會議，討論一位作家的作品，我就坐在陳忠實的對面，他介紹起別人來，名字脫口而出，不打一點磕碰，輪到介紹我了，他攏着頭記不起來，旁邊的人提醒他，他嘆了一聲，再介紹時還是介紹錯了我。這件事過後一天，他給我打了電話，問我有沒有時間，他要請我吃一餐酒。我當時確實有事，就委婉地推辭了。可是，沒過兩天，他又給我打電話了，在電話裏他說聽人說了，說我攢了些老西鳳，他喝酒只喝老西鳳，不知我可捨得一瓶，讓他飽一飽口福？這麼在電話裏一說，我即便有事，也不能再推了。於是，我懷抱一瓶墨瓶的西鳳酒，參加了先生的酒席。

去的路上，我猜可能還會有人作陪的，可我到了後，卻只有先生一人，坐在一張圓桌的一邊，笑笑地讓我坐在了另一邊。這也就是說，這一餐酒，沒有別人，就只我們兩人。

我把抱來的墨瓶西鳳酒交給服務生，要服務生打開的時候，先生從他的腿邊拿起一瓶比墨瓶西鳳更老的老西鳳，向我揚了揚，說咱們喝這瓶怎麼樣？我是好酒的，而且最好存得有些年份的老酒，所以我不能強調我帶來的墨瓶西鳳，應和着先生的西鳳酒，參加了先生的酒席。

的意趣，來喝他帶來的老西鳳了。不過，至此我還不知先生何以請我吃這一頓酒？還好，三杯酒下肚，先生自己說出來了，說他設宴是為向我致歉的。他何歉之有？我恍惚起來，聽他怎麼說。他說了，在那麼一個會議上，他叫不出我的名字，讓我丟了面子，他是必須要給我當面道歉的。我是個什麼人呢？值得先生如此記掛！值得先生如此抬舉！我被感動了，自己呢，也敬先生，連着灌下喉嚨六杯酒。

那個時候，我在《西安日報》主持工作，因了那一餐酒，報紙有對先生的需求，我便打電話給他，而他有求必應，趕着點兒，會把報紙需要的文章傳過來。要知道，那都是些應景的文章，像他那樣受人敬重的大作家，一般是不會寫的，可他沒有不高興，沒有不愉快，認認真真地都寫了。

特別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賽，我們在報紙上給先生開了專欄，每天一篇文章，從開賽的頭一天起，一直到落幕的那一天，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他不斷頭地寫，而所有的寫作，都基於他晚上觀看足球比賽的體會和感受，連續幾屆，儼然成為我們《西安日報》最為忠實的撰稿人。因為是他的觀感，閱讀者自然上心，為我們《西安日報》的市場表現，添了不少彩，加了不少分。

二〇〇七年的時候，我離開了《西安日報》，專心於我的文學夢想，從此我與先生的交往多了起來，特別是近些年，隔上三兩個月，不是我請先生出來坐，就是先生打電話請我到外邊坐。這時候的先生，雖然還愛着他專愛的老西鳳酒，但他還是堅決的戒掉了，我們坐在一起，我還喝我愛喝的老西鳳，而他改喝了喜力啤酒，我們東拉西扯，文學是要說的，而生活則成了我們拉扯得最多的話題。不論談文學，不論談生活，我聽得出來，先生對我寫作是很在意的，他希望我能有所成就。我感激他對我的關心，到我們的敘談結束時，我是要主動埋單的，但卻不能，先生非得自己埋單不可，我如果堅持，先生還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發起脾氣來，沒辦法，我就只好妥協，依先生的脾性而爲了。

我白吃了先生多少次酒飯？現在是說不清了。不過，我勸過他，讓他少抽一點煙，可他哪裏能夠少抽，四棱棒棒的雪茄，抓在他的手上，像他須臾不能離手的鋼筆，他放不下著書立說的筆，自然也放不下雲蒸霞蔚的雪茄，此之二物，如他生命一般，是要與他共生死了。

今晨，驚聞先生仙逝，特以此文爲祭。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西安曲江
(作者為陝西省作協副主席、西安市作協主席)

輓陳忠實 周奉真

天隕文星殷地憂，浮雲萬里頓羈留。瀟灑陵橋下柳傷碧，白鹿原頭鶴泣愁。

先生此去何匆促，豈獨篇章傳海外，更修德行著神州。

(作者為甘肅省文化廳副廳長)



莫扎特故鄉那些事 葉周

天南地北

莫扎特十六歲時，曾經在故鄉為當地的大主教彈奏音樂。薩爾茨堡仁慈的大主教史拉頓巴赫突然去世了，繼位者柯羅瑞多大主教是個嚴肅而高傲的人，他不喜歡四處活動的莫扎特父子，在他眼裏，他們不過是兩個自視清高的人。為此他只給了莫扎特一個薪俸微薄的小職位：樂長手下的宮廷樂師。加上他討厭小個子，而莫扎特又老長不高，最後他們不歡而散，從此莫扎特決心離開這個令他極度厭惡的城市，也是自己的故鄉。

莫扎特二十一歲時，大主教不允許他父親離開，莫扎特只能和母親啟程前往慕尼黑。莫扎特抵達慕尼黑便與巴伐利亞選帝侯在宮廷會面，呈上自己過去的履歷，謙卑地請求予以任用，言談間他坦率直言：自己在薩爾茨堡不愉快，今後再也不想回去了。誰知選帝侯卻敷衍說樂團並不缺樂師，隨即揚長而去，留下莫扎特失望的身影。

從二十四歲開始莫扎特在維也納住了九年，在那兒為宮廷作曲演奏。那段時期是他創作最豐盛的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作品，

流傳至今。他一生曾有六個孩子，可惜四個夭折。自己也在三十五歲時病亡。

我在莫扎特的故居中感受着他的真實生活氛圍，才有機會了解到那個時常在二樓出沒的孩子的生活。他天才絕倫，可是相貌並不像畫像上那麼俊美。他個子矮小，只有一米五五，身材瘦弱，幾乎就像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還有一種說法，說他也不是特別矮，不過他常出沒於王公貴族和富裕市民的社交圈，這些人因為生活條件好而身材高挑，因此，在這些人群中，莫扎特就顯得特別矮小。而他的容貌也並不俊美，他有一個大大的鼻子，臉上有不少天花後留下的斑痕，黃頭髮，常常戴着銀白色的假髮遮蓋。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充滿瑕疵的生命軀體，卻創造出行雲流水般的暢想曲、如歡快小鹿跳動的進行曲，以及更多充滿生命奇幻的大樂章。

莫扎特活着時是清高和孤傲的，可是他身後也無奈被故鄉的商家用作商品廣告。走在薩爾茨堡的街道上，隨處可見廣告招貼上的莫扎特手舉着當地的特產衝着遊客微笑。一款以莫扎特名字命名的朱古力由薩爾茨堡的宮廷糕點師在一八九〇年發明，錫箔包裝紙上印有莫扎特的肖像。



▲在薩爾茨堡隨處可見莫扎特在賣廣告
作者供圖